

尼姑怨

紅樓補夢

苗培時



I247.4
288

3

尼 姑 怨

红楼补梦

苗 培 时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八年·石家庄



B

476309

尼 姑 怨

红楼补梦

苗培时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2印张 246,000字 印数：1—43,700 1988年2月第1版
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-80505-037-6/I·37 定价：1.7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的是四篇历史题材的言情小说，故事富有传奇性，生动感人，各呈奇趣。因其风流而不失当，通俗而不媚俗，故为言情之上品。

目 录

尼姑怨.....	(1)
大江奇缘.....	(122)
火中鸾凤.....	(177)
剑底鸳鸯.....	(284)

红楼补梦

尼姑怨

第一回 失父母孤女悲沦落 伤离情蜜语话缠绵

春归夏老又逢秋，岁序催人白了头，
虽有中秋月色好，金风黄叶总添愁。

这首诗道的是一年春来夏到，夏老秋来，寒来暑往，岁序催人；无情岁月，不肯少驻，把人们拉上衰老的道路。就是那花花草草，枝枝叶叶，一经金风萧飒，寒蝉哀嘶，也马上凋零萎谢，黄叶纷纷，顿减杀了无限生机，所以古人都说，秋天是令人哀愁的季节。

这一天正是八月中秋的前夕，秦府被愁云惨雾所笼罩，上下人等都减了喜悦心情。这秦府的老爷姓秦名邦业，官居营缮郎。这个缺乃是个最清冷的穷京官。收入菲薄，家道寒素。平日生计，表面上摆着官架子，实际上左支右绌，早已捉襟见肘了。夫人许氏，人很能干，年近五旬，还绰约多姿，

年轻得如同三十岁人。常常驱车出入那贵族府第，结识些豪门命妇，巴结到自己女儿秦可卿和宁国府结亲，做了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儿子贾蓉的夫人。出嫁时真是风光一时，贴出许多赔嫁后，私底下却筑下债台了。这儿老夫妻只好把独生子秦钟看成眼珠子，梦想在他身上寻求富贵，寄托家运。他们恨铁不成钢，严厉督促他读书上进，希望将来猎取科甲。原定八月初一这天，乃是许氏夫人向水月庵还心愿的日子。在前夜就亲自动手，给寄女朱彩虹斋戒沐浴，更换新衣，约在天光大亮后，水月庵的老尼净虚，便亲自坐车来接。一经剃度，她就是空门弟子了。

彩虹今年十五岁，身材已经长成，亭亭玉立、潇洒风流。面如满月，白嫩素净，两道剑眉，斜插入鬓，显得有媚有威，衬得两只眼睛象秋水一般明澈，又含有春天的温暖。使人一见生情，由情而怜，由怜而引爱。再配着那编贝洁白的牙齿，巧小的隆鼻，两扇大小合中的耳轮，五官位置那么周正，那么适宜。性格儿又那么委婉，那么温厚，内秀外丽，真是一个含苞待放的美妙少女。不幸，她出生没到周岁，就死了母亲，十一岁又丧了父亲。孤孤独独，寄居在秦府上为寄女。秦邦业夫妇看待她象亲生女儿。寄母许氏时常抱拢她的身体，用手轻轻摩她的头说：“唉！自从你可卿姐姐出嫁后，我膝前太寂寞了，幸而有了你，使我少伤不少心，少落不少泪，你太象我亲生的女儿啦……”彩虹听了这话，不禁感动得流下眼泪，仰起头望着许氏的脸说：“妈！我没有亲父母，命太孤独，我愿意一辈子不离开您！永久拜依在您的膝下……”许氏也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依你，你永远是我家的人



了。”那时怎会想到，慈爱的寄母，心竟变得象冰块，居然把她剃度为尼，推入火坑，送她进了那飘渺虚无的空门，永远割断母女情肠，暗里最伤心的，另有一片阴影，罩在她的心头。每一想，便一股凉风从头顶下达脚心，浑身冰冷，牙齿战栗。无奈精神失主，又不由得不去想，那就是秦钟哥哥。秦钟和她同庚，只比她早生两个月。两人从八岁时就在一起，耳鬓厮磨，影影相依。曾围着一个书桌读书，共着一席吃饭，虽然说是寄兄寄妹，其实早已青梅竹马，推心置腹，暗结红丝，彼此以终身相许了。

自从送彩虹进庵这事决定，她已有三四天茶不思，饭不想了。许氏为了表示将与寄女诀别的情谊，每餐都添了精美可口的菜肴，每饭都劝她多吃一些。可她一见那碗饭，便觉得每颗米粒，都象长枪般扎心，怎能咽得下去？那些喷出香气的菜肴，不但不能引起她的食欲，反而惹起她无限愁思，泛出怨恨波澜，她觉得象立在波浪重叠的江心，一失足就要陷溺下去，万劫难逃。有时她忘记身在何所，暗自问自己，这是梦吧？但愿这真是梦幻。挨到最后一晚，万缕愁思把她搅倦了，倚枕盹睡，一刹那间，忽见眼前走来一位妇人，容颜比许氏更慈祥。那妇人紧紧将她抱住，她心说：这是谁呀？看容貌这么熟，又象曾相会多次，这就是我的母亲吧……。可怜她周岁丧母，哪里会记得母亲的面庞。她陡然心里一冷，打了一个寒颤，睁开眼睛，哪里有什么慈祥妇人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她愁肠万转，忧心如焚，天明后就要长别这里了。忽听房外有人轻敲窗棂，心说：谁，正是：

两眼蒙眬情思乱，
生离最是断魂飞。

彩虹难以入睡，忽听隔窗有人轻叩，啪啪啪响了几下，叩声甚急，彩虹猜想，莫非是心上人来了。隔窗轻声问道：“是卿哥吗？（秦钟字鲸卿）这早晚你还不睡？”秦钟窗外回答：“是我。妹妹快开门，我有许多话得向你说。”彩虹迟疑说：“夜深不便，有话隔窗谈吧。”秦钟急促说：“不打紧，母亲还在父亲那里，他们还要商量明日之事。四处无人，这会儿咱们正好说说话……”彩虹一横心暗想，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寄父寄母既已那样狠心待我，我何必再守什么幼女的闺教礼法！趁此机会，能和卿哥见一面是一面，谈一刻是一刻。想着便下地除去门闩，轻轻拉开门扇。秦钟掩身走进，随手带上了门。猛然向前，用双手握住彩虹的手。彩虹一阵心跳，脸也发起热来，不禁向后闪躲，彼此相对呆看了些时。还是秦钟先开口说：“虹妹，我怎生舍得让你去？你一到那个冷酷得象冰窖的地方，咱们今后再相聚也就困难了！”彩虹哀声说：“我是一个没爹没娘的无根草，寄人篱下，任人摆弄，无法挣扎呀。寄父寄母狠心绝情，要那样做，我们做儿女的怎能违拗；况且我此去空门，还不是为的你家。寄母在观音面前许下大愿，要度脱一个女儿为尼。我是当作她老人家亲生儿女去的。我一走进佛门，佛光会转换你家的命运。一来，保佑你那已出嫁的可卿姐姐，无灾无病，在宁国府永享荣华富贵；二来，保佑哥哥你读书上进，将来金榜题名，高中新科状元，给你家重换门第。我寄居你家十几载，寄父母待我不

错，我为什么不能豁出我这孤苦的命运去替你家造福呢？我是片水上萍，真心为我的又有谁？我既享不了尘世福祿，还是去罢……”她的话还未说完，秦钟早已泪如雨下，悲切地说：“虹妹，别再说了。你说的话，字字都是血，句句刺伤我的心。我恨……”彩虹忙问：“你恨什么？”秦钟说：“我恨我年幼力单，软弱无能。明天那老尼姑来接你，我不能三拳两脚把她打出门，拆了她的庙……”彩虹说：“别再说胡话了。等我去后，你真能专心一意，好好读书，别再让父母忧心。你若真个得了功名，做了官儿，可千万别象那些贪官，专吹胡子瞪眼，欺侮老百姓。我是苦命人，深知道苦命人的艰难。没财没势没亲人，谁肯雪里送炭来帮助呢？你若能给苦命人做主，也就是为我做主。也不枉我们好了一场。说不定将来我们还有后会呢。”秦钟说：“我……我早有心……”他说得吞吞吐吐，好象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彩虹早已明白，就大胆地接下去说：“别说是你，我更早有心……”她也缩着口不说了。秦钟胆气一时壮了，声音也稍高了：“依我看，咱们爹娘，也未尝没有此心。你父临危也曾向我父提过，咱们是多么相配的一对……”他急步走近彩虹面前，张开两臂，突然抱拢了她的身子。彩虹也没拒绝，顺势偎依在秦钟的怀里。她好象堕入云雾中，渺渺茫茫，也不知自己到了哪里了。忽觉嘴唇发热，两乳痛痒，才感觉秦钟在抚摸着她周身亲吻。她急忙推开秦钟说：“卿哥，你太过分了。”秦钟说：“现在到了这步田地，顾不得许多了。明天早，你一走进空门，咱们再相聚，恐怕机会难了。虹妹，你就别再做儿女之态了。”说着秦钟又扑向彩虹。彩虹急忙闪在一边，摆着两手说：“那……那可不行。

我们不能越礼呀！咱今后事在人为嘛。离开了寄父寄母，也许还有意外的方便呐。”经她这么一说，倒给秦钟的心境开了另一条路。就又紧握了握她的手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彩虹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卿哥你该走了，再过一刻，母亲就要来看我了。你快去罢！”这时已听到向这边传来的步履声，猜到准是寄母扶着丫环银杏来了。彩虹慌忙推搡着秦钟说：“快去吧！等会若让母亲撞见了，多不好看。我们的清白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秦钟被彩虹推将出来，一步一回头，渐走渐远了。彩虹这时早把一天愁云扫尽，顿觉身入空门，也不算到了绝路。想那三姑六婆，出入公侯之家，如履平地。说不定会想出什么新的办法来呢。她眉头舒展，心锁打开。夜风一吹，她觉身上寒冷，方知自己忘了回屋，急忙退身进屋，慢慢将门闩上。这时秦钟在暗里向前走，心里不断想事。他想到彩虹说的话有理，她虽身入尼庵，不算走进死路。又庆幸方才的大胆行动，会震动彩虹的心。自从彼此年龄渐长，知道了男女有别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这样和她亲近。后悔以前这多年，为什么不敢和她这样大胆倾谈。这真是情境所逼，把两颗心的距离，越缩越近，一忽间拼在一块了。他只顾想，忘了看路，他“哎哟”了一声，便倒向了地下。正是：

真情可胜水和火，
空门并非铁门。

第二回 处西宾贫儒依故友 振家声严父训痴儿

秦邦业夫妇把明日送彩虹超度之事，又仔细地商酌过了。夫人许氏，扶着贴身丫环银杏从上房出来，借着昏暗的夜色，轻悄悄走向彩虹的卧房。冷不防从对面冲来一个黑影，一头撞在银杏的胸上。那黑影“哎哟”了一声，便跌倒在地。银杏也惊“呀”了一声，忙腾出手前去搀扶，定睛一看说：“噢，原来是相公啊，跌痛了吗？”秦钟就势爬起来，扑扑灰尘说：“没什么，不碍事。”又抬头望望许氏，羞惭地唤了一声母亲。许氏面带愠色，指斥他说：“这么大了，还象个孩子。毛手毛脚，行路也不知看人。你是从虹妹妹那儿来吧？”秦钟也不隐瞒，坦然地说：“是。虹妹妹不肯开门，我只隔着窗子和她谈了半天。”许氏微笑说：“嗯，看彩虹妹妹和你同岁，大事情懂得多。更遵守规矩，礼数。三更半夜，怎能开门放你进去胡闹，那岂不让人家笑话我们。你们兄妹虽然离别，好在水月庵你也认路。以后见面的日子长着呢。几婆子的话还怕你说不了，非得今晚唠唠叨叨？反而惹她伤心呢。快去罢，到了上房，向你父亲请过安，就去睡吧。他也许还有话教训你。”秦钟连说是，就别了母亲，漫步来到了上房。

这时，上房里灯烛还亮，秦邦业戴着软头巾，身穿对襟寿字花纹绸袍，背着手儿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边走边想。他由彩虹的出身，明晨就要进庵为尼，想到她的父亲朱燕贻，

乃是家乡有名的老秀才：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无一不能；诗、词、歌、赋，无一不精。更是作八股时文的妙手，每出一篇，脍炙人口，誉满士林。按说他早该鹿鸣得意，琼林会友，岂料他文章憎命，屡困场屋，多番应试，金榜无名。朱衣既难著，家境又清寒，只得坐馆教读，赖以糊口。说也奇怪，凡由他教导出来的高足弟子，却有不少人巍科高中，蟾宫折桂。旁人都议论说，这是“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”吗。秦邦业早年和朱燕贻结为君子之交，谈诗论文，十分投契。什么八股破题，起承转合，也颇得了他许多巧妙指点，寻到了诀窍，后来果然乡榜中举，登上了仕途。只可惜做起一员闲官，久困冷曹，很不得意。这时朱燕贻家乡遭灾，生计艰窘。夫人、儿子相继故去，身边只余下个八岁女儿彩虹。老父孤女，形影相伴。情景凄凉，便写信向老友倾诉苦衷。秦邦业这时正想物色一位名师到家处馆，教授女儿可卿，兼为幼子秦钟启蒙。只因手头拮据，脩金菲薄，又怎能请到名儒大士？他接朱燕贻信后，甚觉投缘，立即回复，着他携女启程，来京都相会。言说幼儿小女，都仰仗老友春风吹拂。朱燕贻得书甚喜，稍事摒挡，便携女进京，投奔秦家来了。

朱燕贻在秦家处馆，一恍惚就是三年。宾主原是至交，当然相处甚得。秦可卿心聪智慧，读得满腹珠玑，早成个女才子了。秦钟彩虹兄妹叙礼，同桌就读。秦钟的言容笑貌，娇如少女。彩虹的性格柔顺，颜胜羞花。秦钟有彩虹相伴，读起书来，聪达异常：一年读完了四书，二年已毕五经，三年研求诗词，不久便涉猎时艺了。又过了些时，可卿因年长辍读，彩虹也跟着离开家馆，一同从许氏夫人学刺绣，做针

萧女红了。秦家乃诗书之家，谨守男女有别的古礼，秦钟彩虹之间，渐生隔阂，不能象幼时那样，扶扶抱抱，朝朝暮暮的在一块了。可两心更近，情丝更紧。两人每见面时，话语虽少，欲由目语眉言，交流着无限的心思。彩虹十一岁那年的冬天，朱燕贻不幸得了一场伤寒病。他一来年老气衰，体力不济；二来多年坎坷，心亏血损；三来寄人篱下，胸怀难展；四来未得良医，药不对症。有了这些原因，就使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，生生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了。临危时，他曾向秦邦业情真意挚地托孤说：“邦老！愚兄的病体，自觉已无指望，在宅下托庇数载，感德难报。愚兄死后，孤女无依，在泉下也难瞑目。愚兄早有将蠢女高攀令郎的微意，只嫌门第悬殊，羞于启齿。如今死在眉睫，不得不说了。即或不成，也深望弟台念你我二十载交谊，将她收留脚下。待她成年，择一士人聘嫁出去，愚夫妇虽在九泉也同感大德了。”正是：

托孤九泉难安息，
知人容易知心难。

秦邦业一时听了朱燕贻那些出自肺腑的语言，眼含热泪，点头应允。立将夫人许氏，女儿秦可卿，儿子秦钟，唤到朱燕贻病床前，宣称收彩虹做他夫妻膝下寄女。朱燕贻慢闪双目，在枕上望着彩虹三跪九叩，拜过寄父母。秦家姊弟，也向他行了大礼。三位姊妹兄弟又叙了齿。他出了一口长气，面含笑容逝世了。彩虹抚尸痛哭失声。秦钟泪如泉涌。秦邦业

夫妇挥泪不止。秦可卿一边拭泪，一边劝彩虹不要哀毁过度。秦钟看着彩虹的悲痛，忘了父母在旁，猛然拉起彩虹的手说：“妹妹你别哭啦。以后有哥哥，绝不让你受屈。”丧事完毕，彩虹就久住秦家，虽说上有寄父母照顾，可她暗想，也只有秦钟哥哥，才是她唯一的知心人。她和秦钟的情爱日深，许氏早看得出。秦可卿曾几次向母亲说过，何不把彩虹妹许配给兄弟，永久做一家人，完成他俩的心愿，岂不是天作良缘！许氏听了，未置可否。谁知秦邦业早暗中另有念头；举家安居在皇都圣地，天子脚下，素日看到的都是名公巨卿，豪门大户，仅凭儿子的品貌学问，婚事也一定会高攀名门。女儿可卿再能点中秀女，选入宫廷，那就更风光了。亡友重托，固然托孤有责。将来替她寻一富裕之家，聘嫁出去，也就无愧于心了。小儿女自幼相处，私情违礼，若再附会婚姻，似乎有碍家声。所以秦邦业最不愿意成全秦钟和彩虹的婚事。

秦邦业背着手儿走来走去，心情不安。亡友朱燕贻故去时的面容，仿佛就在眼前。而今未能实践诺言，一没有完成自家儿女的心愿，二不把她匹配良门，反而把她送进空门，为自家祈福，未免狠心有愧。接着又一转念，常言说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。彩虹得了道，未尝不能将九泉之下的老朱夫妇也超度到极乐世界去。想到这里，他又觉得心安理得情绪平定了。他面上转回笑颜，忽听家人秦福禀话：“相公来了，向老爷请安。”秦邦业听了，马上变换面容，摆出严厉的架子，转身对秦钟说：“畜生，自你师傅去世，三年来学业荒芜，毫无上进之心，这几天，你更是丢魂失魄，连书本都不看，

等彩虹离开家后，那时再去察你的课业，小心着有一顿好打！”秦钟吓得灰着面孔，低下头唯唯称是。秦邦业说完，一声断喝：“还不去！看你站久了，踏脏了我这块地。”秦福推拥着秦钟说：“相公去睡吧，要记住老爷的教训。”秦钟就势请过晚安，退了出来，回到自己卧房，和衣着枕，哪里还能睡得着。不由得想到他和彩虹一见面，就那么投缘合意，谁也舍不得再离开谁。有她在身边，书读一遍就背熟，离开她，念上百遍也记不下；眼前的黑字，个个都变成了她的影子。姐姐可卿，有意在旁打趣他说：“一年小，二年大，三年作梦也想她。现在这样亲密，小心天云不测，突然离别，那时要加倍伤心啊。”他听了，只是傻想，不会不会……那时他也还不太懂得做夫妻的道理。现在呢，姐姐话应了，年岁一大，就要装出一副假道学，再亲密就要受父亲的责罚，还有什么圣人的礼法制裁。怎能敢想，她今天真个要离开我们家了。接着他又憎恨起佛门来，心说，象彩虹这样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一入空门，就不许有婚有嫁，过一辈子青灯古佛的生活，这是多么残酷的情景啊。他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没有边沿……忽伸手一摸钮扣，触到贴胸的香囊，那是彩虹偷着亲手给他绣制的，有花有鸟，有山有水，那里边含了说不完的情意。

秦钟用手死攥着香囊，头昏脑涨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哪个地点，忽然看见姐姐和彩虹坐在一起。他便问：“姐姐，你几时回来的？你知道虹妹要出家进庵做尼姑的事了？”秦可卿向他一笑说：“弟弟，你不要急，我托你姐夫向老尼姑净虚求了情，已经答应过，不再让虹妹妹去了。你和她不久就会成